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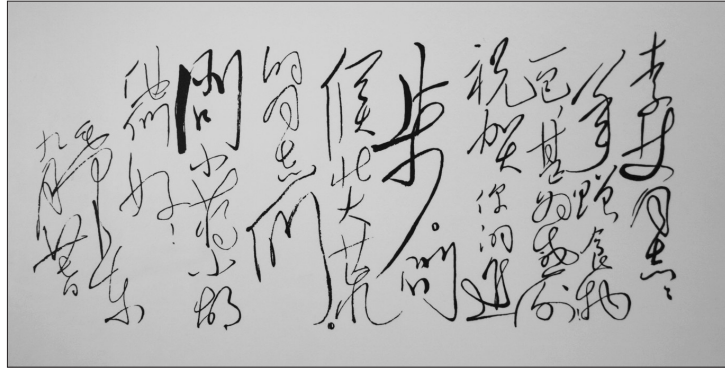
毛主席给北大荒人的一封信

赵国春

在北大荒博物馆的第二个展厅,有一件非常珍贵的文物,那就是毛泽东主席一九五九年写给北大荒人李艾的一封信。

一九五八年初,全军掀起了来北大荒的热潮,口号是:到最艰苦的地方去,到党最需要的地方去,开发边疆,誓把北大荒变成北大仓。这股热浪冲击着中央警卫局文工队这帮年轻人的心,文工队原来只分了一个来北大荒的名额,但大家争着报名要来,最后批准了二十多人。

中央警卫团文工队由乐队、舞队、歌队共三十多人组成,任务是驻京警卫部队演出,开展连队文娱活动,培养连队文娱骨干,周末参加为中央首长举办的舞会。李艾是一九五四年九月由中南军区战士歌舞团调入这个文工队的。这二十多人临行前参加了告别舞会,除周总理因忙于外事活动,其他中央首长都来了。朱老总、少奇同志……以及他们的夫人和文工队员们谈了许多语重心长的话,还送给他们每人一张签名的单人像。毛主席晚上十一点钟才来,李艾她们忘了纪律,一哄围了过去。毛主席看着她们,若有所思地问:“去北大荒,是你们自愿的吗?”姑娘、小伙子们异口同声地回答:是自愿的!并说是响应党的号召,去建设和保卫北大荒的,我们费了好大的劲才被批准的……主席说:“好,好,你们年轻人应该到广阔天地里去锻炼啊!远走高飞吧!”“到那里别忘了我这老伙子,要给我来信啊!”吴凤琴心直口快地说:“您那么忙,哪有时间看我们的信啊!”主席认真地说:“你们的信很宝贵,我可以了解到千里以外的真实情况。”



毛主席给北大荒人的一封信



公安军文工队员和毛主席合影

毛主席在和李艾跳舞时她说:“嗯,不怕鬼的姑娘!你也要远走高飞喽!”并关心地说,“那里很冷,很苦,怕不怕?”李艾说不怕。主席说:“我晓得你们不会怕的。”舞会快结束了,大家依依不舍地又围在主席身边。毛主席不停地一口接一口地吸烟,大家说:“您要保重身体,少吸点烟。”主席老总、少奇同志……以及他们的夫人和文工队员们谈了许多语重心长的话,还送给他们每人一张签名的单人像。毛主席晚上十一点钟才来,李艾她们忘了纪律,一哄围了过去。毛主席看着她们,若有所思地问:“去北大荒,是你们自愿的吗?”姑娘、小伙子们异口同声地回答:是自愿的!并说是响应党的号召,去建设和保卫北大荒的,我们费了好大的劲才被批准的……主席说:“好,好,你们年轻人应该到广阔天地里去锻炼啊!远走高飞吧!”“到那里别忘了我这老伙子,要给我来信啊!”吴凤琴心直口快地说:“您那么忙,哪有时间看我们的信啊!”主席认真地说:“你们的信很宝贵,我可以了解到千里以外的真实情况。”

三月二十日晚,李艾和战友们到达密山。下了火车,迎接他们的是一场大风雪,风卷着雪花满天飞舞,吹得人睁不开眼睛。他们大约走了半个多小时,被带到一个空荡荡的礼堂里。女同志安排在舞台上住,男同志都住在地下。大家这一夜都非常激动,几乎谁也没睡。他们是第一批来北大荒的,他们这些人马上留在密山,以北大荒主人的身份,接待从祖国四面八方汇聚而来的十万转业官兵及他们的家属……

牡丹江农垦局要筹建一个现代化的糖厂,没等秋收,李艾又被分配到制糖班,开赴齐齐哈尔糖厂,接受培训。当李艾第一次独立操作结晶罐,生产出合格的白糖时,心里真是激动。李艾大胆地找到车间主任,说:“我想买一瓶我亲手制成的白糖。”主任理解地让师傅给她装了一瓶,她小心翼翼地一直珍藏在箱子里。期待着能有一天重返北京见到毛主席,把自己亲手制成的这瓶白糖献给他,让人家尝尝。

春末夏初,李艾经过半年的生产实践,就要出徒了。她突然接到调令,让在糖厂培训的文工团员立即返回农垦局,组建自己的文工团。几年来,每当夜深人静,姑娘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总是想念毛主席的音容笑貌,好像没有听见一样,却喃喃自语地说:“老头子孤单了,老头子也想你们哪!别忘了给我来信啊!”李艾他们的眼睛都湿润了。

这一天终于到来了。一九五九年九月下旬,李艾作为农垦系统的代表被派往北京观摩全国性的优秀节目汇演。她小心地带上了那瓶珍藏已久的白糖,到了北京,赶快找到毛主席的卫士长李银桥,请他将这瓶白糖转交毛主席。一天下午四点多钟,李银桥给李艾送来一个很大的中式信封,说:“这是主席给你的信。”李艾接过信问道:“主席好吗?大家都很想念他,我想看看主席。”李银桥认真地说:“主席也很想念你们,只是赶上国庆节,日程排得满满的……”当李银桥听李艾说过了“十一”就要回去了,不知什么时候能再来北京,以后就更不容易见到主席了,他沉思了一会说:“噢,三十日有个舞会,我告诉门口警卫,你来吧。”送走了李银桥,李艾取出这封信仔仔细细地看着:

承赠食物一包,甚为感谢!祝贺你的进步。问候北大荒的同志们。问好!毛泽东

九月二十七日离开北京的前一天晚上,正逢中南海周末晚会,李艾又一次

来到了中南海。这也是她最后一次见到毛主席。春藕斋乐声悠扬。李艾一到,毛泽东就招呼她,毛主席拉着李艾的手,对全场的同志们介绍说:“这是从北大荒回来的李艾同志。”毛泽东让李艾坐在他面前,很高兴地告诉她:“你们远走高飞,长大喽,成为一个劳动者了……”“你有没有挨饿?”李艾迟疑了半晌,心里很想告诉毛主席她们的真实情况——大雪把黄豆全捂在地里了。为了还苏联的债,为了支援全国人民,她们亲手把一粒粒大豆和玉米装进麻袋,运上火车,自己却饿得腿肚子发抖,两眼冒金花。在这种情况下,有的姑娘脸上浮肿,有的姑娘绝经了……

这一切能对主席讲吗?李艾看着明显苍老的毛主席,心里一阵酸楚。听李银桥说,主席已经很久不吃肉了,经常吃些野菜、芋头补充粮食。她装做轻松的样子,告诉毛主席:“我们北大荒还行,没挨着饿。”

乐曲奏响了,李艾心想明天就要返回北大荒了,不知何时才能见到主席啊。她轻轻地对主席说:“主席,我请你跳舞!”悠扬动听的一曲《浏阳河》,依然让毛主席陶醉。一曲终了。毛主席又一次问李艾:

“你那里的情况是不是真实情况?”“主席,粮食是丰收了,大家生活确实比以前改善了。我们吃很多苦,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,大家都发扬了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。”李艾两眼闪着难以察觉的不安神色。毛主席深呼吸了一口气,欣慰地说:“问候北大荒的同志们!你们要爱护身体,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。”“主席,您放心吧,我一切都很好。”“长大喽。”毛主席喃喃地说。李艾举手敬了个军礼,离开了中南海。

往日如烟。如今,李艾已经在北京一家出版社离休。信中提到的小蒋,是八一农大图书馆离休的党支部书记蒋自重,小胡叫胡敏珍,曾经在省文化厅工作,她们都已经离休了。

李艾举手敬了个军礼,离开了中南海。

往日如烟。如今,李艾已经在北京一家出版社离休。信中提到的小蒋,是八一农大图书馆离休的党支部书记蒋自重,小胡叫胡敏珍,曾经在省文化厅工作,她们都已经离休了。

又逢秋天话阿城

杨 葵

知多少人要被他说到。爱不爱说呢?不敢确定。可能也有被逼着说的时候吧,但也多是既来之、则说之的那种,说出个东西来,自有一番风趣。关键还在说的人有趣。

冬天见阿城,在北京一家没星儿的小宾馆。乍进楼道,一股浓烈的烟草味儿扑过来。不是烟卷儿,是烟斗。那股子味儿在冬天,暖暖的,有小资情调中壁炉的感觉。顺着味儿就进了阿城房间。阿城正坐着,抽烟斗,嘶嘶的。我说:“外边真冷。”实际是想说屋里真暖,而且这暖和大半来自那股子烟味儿。烟生暖的道理古人早说过。阿城说:“你刚洗了澡吧?”我没明白,问他什么意思。他说,洗干净了,身子骨单薄了,清冷清冷的。

聊了会儿,去吃饭。楼下是间川菜馆儿。落座半天,阿城翻来覆去地看菜单。旁边小姐等得不耐烦,眼神已经游移不定。阿城终于开口了:“鱼香肉丝吧。”小姐还在等他下句话,他却合上菜单,说:“阿城房间。这家悬,挑个最简单的菜,做做试试,不好换一家儿。”

阿城祖籍是四川,对川菜挺挑的。春天见阿城,在上海。夜里,几个人在朋友家“讲谈”完出来,站在路边等出租车。我们还在继续讲,阿城一人闷头凑在路灯下,看手中一块“巨石”。石头实际只

有十几厘米见方,形状不规则。说它“巨”,是因为阿城竟将这么个东西揣在春装薄薄的兜兜里,还带来带去,没事儿就掏出看看。

我知道他好收点儿古物,问他那是什宝贝。他说:什么也不是,偶然看见的,老觉得石头一面的纹路像什么,又就想不起。所以没事儿就看看,再想想。

临分手,他说终于想起像什么了,像地獄之门。我纳闷:你见过啊?!不过他说那话时,狡黠地笑着,明显玩笑口吻,我也不好较真儿。我猜实际情况是,他到底也没想起什么,敷衍了事罢了。

第二天,我们几人按计划要去无锡,约好在虹桥宾馆大厅碰头。邀阿城同去,他拒绝了。可是第二天,他竟准时出现在碰头地点。怎么回事呢?他用半分钟讲了理由:大早起冲了澡,坐在餐桌前读报。突然公寓管理员上门通知,全天停水停电。那怎么待啊!不如去无锡吧。说完理由,他又花半分钟补充了一个段子:公寓管理员刚走,他下意识地又去洗澡。洗到半截反

应过来,不刚洗过嘛!

夏天见阿城,还是在北京一家旅店,不过是个有星儿的。聊天过程中,阿城手中始终在把玩一件玉器,指甲盖大小,是个小鬼脸儿。我讨过来看,自作聪明地说,这股简单的神韵也只有汉以前才有吧。阿城大概觉得我说得有点儿离谱儿,高兴起来。我有得寸进尺的理由了,要求看他新收的东西。他拖出行李箱打开,拿出个塑料袋,就普通的食品袋,往床上尽数一倒。先出来的是牙刷,再次是牙骨,然后是大大小小、形状各异的玉器。个个都被他“盘”得又油又润。阿城分别点评一番,我听下来,不能不问一句:这么好的东西怎么跟牙骨牙刷掺和在一起!阿城说:好东西是真有啊,可是真买不起啊!这

为此,赫大夫同家人一起协商制定了一份稳妥可行的手术计划。一是让病人树立信心。赫大夫亲切地称我老伴为父亲,他说:“我会把你像父亲一样对待,我来为你做手术,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。”老伴听后激动的对我说:“听了赫大夫的话,我十分感动,现在我对手术是充满信心,你也

部约鸡蛋大的肿块。术后老伴恢复得也很顺利,当天晚上即手术后的十二小时就摘掉了呼吸机,这当然也得益于赫大夫的精心指导和安排。特别是赫大夫亲点的护工起到了重要作用,在她的耐心指导下,老伴很快地咳出了“血痰”,使得肺部能顺利呼吸,也加快了老伴的恢复。术后的第二天,老伴就能坐起来看报纸了,连ICU病房的护士们都感到很神奇。老伴在ICU病房呆了约一周后就回到了普通病房,又住了半个月才办理了出院手续。在这期间,赫大夫每晚都来病房看望老伴,周末也不例外。这让我非常感动。

赫捷大夫不仅医术精湛,医德高尚,而且领导有方,成绩斐然。

赫捷大夫自担任肿瘤医院胸外科主任以来,对胸外科的发展进行了全方位的推动和引领。在担负着更加繁重的临床任务的同时,承担了大量国家级、部级的科研课题工作,并首开外科医师参与和领导临床试验研究的先河。肿瘤医院胸外科成为国家教委批准的博士培养点,赫捷是两名博士生导师之一。

在网上点击赫捷这个名字,立刻就会看到很多患者及家属对他的赞誉。有的说:“他那和蔼的神态,热诚的目光,高尚的职业道德,一言一行深深感染了我们,让我们无法忘怀。”还有人说:“赫教授不但医术高超,而且医德超群,他严词拒绝了我的红包,是一个真正的好医生。在中国这样的好医生太少了,如果中国多几个赫捷,那真是全中国老百姓的幸福和希望啊。”有的人甚至送上对联一副:“医风医德医术;心聪智灵赫捷。横批:妙手神医。”

赫捷大夫精湛的医术来源于他对祖国的热爱,对事业的追求。一九九六年赫捷在美国攻读完医学博士后之后,曾有一家美国的医疗机构,以每年一百五十万美元的高薪,希望他留在美国,他不为高薪所动,毅然回到祖国。他说:我的事业在中国,因为中国有大量的病人需要救治。在不断救治病人的过程中,我的医学水平才能逐步获得提高。所以即使赫捷大夫已担任了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副院长,他依然每周坚持坐诊和亲自上手术台,他现在每年亲自主刀的手术量在四五百例之多,同时还担任博士生导师,并指导他的学生完成了大量的手术。可以说,赫捷大夫是一个难得的好领导、好医生、好教授,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和楷模。

可以放宽心了。”二是让病人加强锻炼。针对老伴肺活量较低和体质较弱的状况,要求他每天吹气球和爬楼梯,以便增加肺活量和增强体质。虽然是临阵磨枪,但这一方法还真管用,过了两周的时间,老伴的肺活量基本达标了。三是组织强有力的手术班子。赫大夫不仅亲自主刀,还精心挑选了参与手术的各位助手。从麻醉师到护士,甚至于连术后的护工都是赫大夫亲点的。这一点非常重要,老伴术后恢复的经历也证明,这个护工是选对了。

老伴的肺部恶性肿瘤切除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,从被推进手术室到手术结束用了不到两小时,手术成功切除了老伴左肺上

么说来,他那些东西,算不得精品啊。可刚刚他还说得神乎其神呢。

都说玉通神性,神也不会烦人家吹捧他两句吧。所以阿城敢那么说。这是我猜的。

秋天,秋天,没在秋天见过阿城。

春夏秋冬,岁岁年年,阿城从北京到上海,从洛杉矶到威尼斯,从南海北地闲走,闲着,闲谈着;书却出得很吝啬,那么多年过去,三五本小册子而已。不过小册子掀起了大动静,前几日读报,有大标题:阿城闲话风吹读书市。

没在秋天见过阿城,期望阿城秋天再回北京,我能再次沐浴阿城的闲话风,聆听阿城种种有趣的“讲谈”。

照这篇文章看,阿城好像特别随和似的,其实这只是他性格的一面,他也有很怪、很噎人的一面。比如有一次,我和他打车去一个地方,车上我兴致勃勃向他转述很多人对他的仰慕,我说,听说你在北京,这些人都特想有机会听你讲讲课。他先是沉默不语,继而冷冷道:我回北京怎么成新闻了,人想有点隐私真难。我被噎得接不上话。

去年吧,有天在一家饭馆巧遇阿城,太久不见,我用寒暄常用语打招呼:怎么您老也在这儿啊!阿城语气冰冷:有谁规定我不能在这儿么?我又被噎得够呛。

阿城在书里讲过,年轻时他在山西“接受再教育”,同样来自城里的一位学生教育他:“像你这种出身不硬的,做人不可八面玲珑,要六面玲珑;还有两面是刺。”阿城自己交代,这个意思他受用到现在。这番话,不妨看做他噎人一面的心理根源。

(摘自《过得去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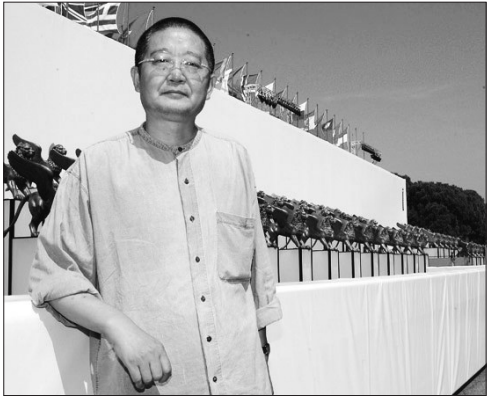
编了二十年文学书,要说花费心血最大、个人也最敬佩的作家,一是王安忆,二是阿城。我共编过阿城的五本书:《闲话闲说》、《威尼斯日记》、《棋王》、《遍地风流》、《常识与通识》。《棋王》是作家社的“文学新星丛书”第一本,早在一九八四年即已出版。《闲话闲说》和《威尼斯日记》台湾先出,我在大陆首出。另外两本,是在大陆首出。

新《棋王》与“新星文学丛书”版稍有不同,一是篇目略有改动,二是我跑到《人民文学》杂志社,讨来当年《孩子王》的手稿,据手稿重新更正排印。为此,阿城在此书序言里说:“此次重新出版旧作,新在恢复了《孩子王》在《人民文学》发表时被删去的部分,这多亏杨葵先生要到手抄件,不过《树王》的手抄件已被《中国作家》清理掉了。”

上中学时就读阿城小说,当时的读后惑,有点像阿城说他最早在《收获》杂志读到张爱玲,以为出自上海哪个里弄,感叹潜藏的高人真多一样,当即折服。后来有友人带来台湾出版的《闲话闲说》和《威尼斯日记》,心痒痒,可多方联系,找不到阿城。他太闲云野鹤了,逮不到行踪。

有缘千里来相会。一九九七年春天的一个傍晚,我到上海出差,去王安忆家拜访,碰到正在她家喝茶聊天的阿城,可想而知当时的激动。

当时正聊出书话题,我不失时机地问阿城,能不能把你的《威尼斯日记》和《闲话闲说》交给我出版?阿城当时思路好像不在这儿,吧嗒一下烟斗,喷出一口浓烟,眯缝一下眼睛,沉着嗓音顺着自己的思路说,在美国,年轻一辈作家写了东西,自己印十几本,放在小书店零卖。卖得好,出版商闻着味儿,就来



阿城